

诗和远方的模样

○陈迪新



我们常说,要去找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可那有诗的远方,到底是什么模样?那天沿着发源于龙泉山的小流域东堡港来到港口乡油榨村,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河水清亮,有良田美池火龙果,小桥流水紫薇花,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田间地头村民挥汗如雨,老人坐在门前摘花生,笑意盈盈,孩童们在文化广场追逐嬉戏,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享受着乡村独有的朴实纯净气息,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恬静美好,那么诗情画意。

油榨村在东堡港小流域中游,境地河道长5.60公里。

治流域,必先治水。时针拨回到三十年前,我随父亲在港口中学读书,我们骑自行车从青山镇南林村出发,走佛岭沿着坑坑洼洼的土石路,翻山越岭进入港口乡地段一般要二个小时,沿着东堡港河道顺流而下,路过石岭村、油榨村、港口村到港口大桥,河道左拐汇入高堤河,我右拐去学校。那个时候的东堡港藏不住水,水流来得快去得更快,丰水期河水浑浊翻滚而下,呼叫着将村民搭建的竹桥全部冲垮,枯水期的涓涓细流轻抚河石,只有裸露的河床和沿河两岸树枝上挂满的各种垃圾,一片狼藉地提示着这条河也曾有过涨水的高光时刻。

油榨村抓住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契机,先从河水改造,河床改良,河滩恢复,河岸修复开始,清淤、加固、护坡、修桥、筑堰,利用河岸原有的绿植造景,不到半年时间,呈现在眼前的河流焕然一新,枯水期的水量虽小,但水清如镜,肉眼可见水底下鹅卵石的纹路,小鱼小虾在水草里嬉戏。岸上绿柳扶风,高大的香樟树,红色的紫薇花为河边步道遮阴送凉,景观带上齐齐整整的停车位,伫立在驿站的充电桩,黑色的沥青景观公路沿着河道蜿蜒前伸。小流域综合治理不但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增添了观赏性,得以让这条河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美乡村,必先治环境。油榨村实现了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立“村庄清洁日”。每月开展以“五清一改”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清洁日”活动,确保整村环境干净整洁。践行共同缔造的“五共”理念,以“积分制”动员广大居民积极投身到环境卫生整治中来,从清洁房前屋后到整理屋内,互相帮忙互相提醒,让每一个村民都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和监督者,让“一时美”变成“永久美”,这样不但增强了环境保护意识,还改变之前乡村建设“干部干,群众看”的方式,形

成公共环境卫生和农户自家卫生共同管理、共同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治生态,必先治观念。人不负青山,青山必不负人,历史散播的种子,只有经过岁月的积累和时间的沉淀才会结成硕果,优良的生态保护风尚不但要更新群众观念,且需要薪火相传。油榨村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将生态文明观念融入村规民约。村委选强配齐了生态保护“主力军”,组成了一支以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为主,以文明劝导、巡山护林、清河护岸、宣传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等为主要内容的义工队伍,将一幅幅标语、谚语和宣传画搬到了墙上,将民宅墙壁变成了生态保护宣传墙,可谓是一笔一划讲生态,一砖一瓦成妙景。且结合原生态自然环境,打造河边绿道、水果采摘、古法榨油、风雅荷塘、共享菜园等多个绿色小景点。将生态文明的种子厚植于每一个村民的心中;将绿色、乡情等理念带入田间地头,融入人间烟火。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油榨村呼吁大家用情尊重自然,用心保护自然,用力爱护自然,还山川以葱茏,还河流以碧色,还天空以蔚蓝。

富百姓,必先强产业。油榨村仁康火龙果基地可谓是村里的“龙头产

业”,在崇阳县赫赫有名,精准扶贫期间是贫困户的“开心果”“致富果”。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经过打造的采摘基地又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只见田间里公路旁,一株株仙人掌模样的植物映入眼帘,翠绿的叶子郁郁葱葱,枝条间挂满了紫红色的果实,吃起来口感细腻,味道香甜。这个基地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果盘子,更是盘活了村民的闲置土地,带动了乡亲们增收致富。

在维护好现有“龙头产业”的基础上,油榨村继续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紧锣密鼓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广水稻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种植,让小田块儿变大田,让大田连成片,让沟渠串成线。“拆零并整”推动土地高效流转,加上配有无人机植保,机械插秧等现代农业科技手段加持,将很快实现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一组汪爹爹通过收土地流转金、农补、合作社打零工,加起来年收入可达到2万元以上。时值八月,骄阳如火,走在田埂上,行在蓝天下,听着港口乡主要负责人的讲述,一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绝美画卷跃然眼前。不由感慨,这些基地其实不仅

仅是基地,更是希望和收获,它们用自己的方式,极力展现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为小流域综合治理添砖加瓦。

任何变化都不是一蹴而就,那是一代又一代人默默耕耘努力奋斗的结果,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油榨村人居环境日新月异,以看得见的速度变靓丽整洁,油榨村人本着修复水质与生态、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让江河湖海永续利用、向生态要效益、向管理要成绩的理念,在港口乡党委政府的指导下,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从引导村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为目标,激发全村人民主人翁意识,将村民的生产生活跟绿水青山连在一起,以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一步一步的实现了今天的“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美好局面。

青草飘摇,花树成荫,流水潺潺,相映成趣,乡亲们每到傍晚,都要沿着河两岸走上一走,吹吹晚风散散步,袅袅炊烟在晚霞里飘荡,不起眼的狗尾巴花也可以成为夕阳里最美的新娘。

看着生态港口,富庶油榨,生机勃勃,绿意盎然,我想,这才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诗和远方。

在立秋的日子里上金沙

○庞书聘

找一个节气
抑或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邀约三五好友
抑或只邀约一颗躁动的心
在立秋的日子里上金沙
除了巧合,更像是一场
盛大的阴谋

金蝉和纺织娘的歌声
模糊了城市与乡村的边界
记忆里的童年游戏被再次
唤醒
狗尾草在二十五摄氏度的
风中摇曳
扇动的白杨成了秋天的一只耳朵
情郎和你的心事
都得小心翼翼

月亮是传情的载体
美酒也是
休干所的故事起了老茧
像老旧的墙皮
被打湿、晒干
最后成了岁月的佳酿

秋日三章(组诗)

○庞步高

树

旷野把孤独
站成一道剪影
叶子浸着淡黄
像没说出口的告别
它望高远的天
不言语,也不抖落霜
风来
叶子便扑啦啦飞
是无数只金色蝴蝶
在空旷里撞出声响
一只乌鸦掠过
翅膀划开瓦蓝
最后,连影子也没入天际
树仍立着
和整个静穆的秋
一起沉默

玉米

山坡上,玉米站成队列
穗子垂着,是等待镰刀的信号
春在根里发芽时
夏天曾用烈日催它长高
如今,金黄裹着饱满
成熟却像一句叹息——
难道饱满的尽头
是泥土里的沉睡?
种子在壳里蜷缩
听冬天的风
数着春天的脚步
农人把它们埋进冻土时
一个轮回又开始转动
我问这轮回的意义
玉米不答
只等来年,再从土里
顶出一抹新绿

野花

草地藏着细碎的白
是秋天渗出来的凉
它们小得像星子
被泛黄的草叶遮住
蜜蜂早带着歌声飞走
蝴蝶也收了舞蹈
没人看的野花
仍固执地开着
不为结果,不为谁的目光
只把自己的花期
开成一次小小的倔强
农人扛着镰刀走来
目光扫过庄稼
皱纹里落满阳光
他们眯起眼笑时
我忽然懂得——
秋天不是叶的枯,不是种的眠
是皱纹里盛着的
沉甸甸的甜

溪流赋

○徐俊军



山脊上终年游荡着白雾,雾里渗出潺潺水声。水自石罅挣脱,起初不过是数点寒星般的凝露,继而汇成一线,再而聚为涓滴,终于成就了一道溪流。在嶙峋的崖壁间切开自己的道路。

此水起初并不自觉其为水,只道是山体的一脉精魂,被地壳的巨力推挤,不得已而流淌。它流淌得极不甘愿,每遇顽石阻路,便激起白沫,发出近乎呜咽的碎响。石崖冷硬,苔藓幽绿,皆漠然注视这初生的造物在迷途中挣扎。它尚不知晓,一切伟大皆始于这微不足道的发端。

溪水向下奔突,亦或是被抛掷而下。它流过一处陡坡,坡上曾有一株巨木倾倒,树根虬结挣扎于半空,早已枯黑如铁,然树身却横亘溪上,竟作了天然的桥梁。这朽木不知何年何月倒下,也不知何年何月将彻底归于尘土,但此刻却庄严地履行着“桥”的职责——几只松鼠跃过,一头母鹿迟疑地饮水,复又遁入林中。溪水自树洞穿过,冲刷着仅存的柔软木质,带走了一些碎屑,继续它的旅程。它尚不明白,自身已在不自觉中参与了一场庄严的代谢:死为生铺路,腐朽滋养了新泉。

地势稍缓处,溪水得以喘息,汇成一汪清浅的潭。潭边石上,先民凿痕犹在,粗砺而古拙,大约是祭祀或汲水之用。遥想第一个至此的人,定是被水声引路,干裂的嘴唇寻到了这一线生机。而后聚落渐成,人烟渐起。他们掬水而饮,垒石而居,将陶罐浸入清波,打捞起延续族群的甘露。他们亦将血与酒掺入水中,将祈愿与诅咒向溪流倾吐。溪水默然承纳,将一切带往下游,带向不可知的远方。它那清亮的水体里,已浸透了人类最初的欢欣与悲戚,成了一条承载记忆与时光的河。

它继续向前,河床渐宽。有村落依它而建,水车兀自旋转,唧呀作响,将水提升至高处,再洒向阡陌纵横的田地。禾苗因之青翠,菜畦因之丰茂。妇人于河边捣衣,交谈声、杵声与水声交错;孩童赤身跃入深潭,溅起无

数珍珠。溪水目睹了无数个晨昏,见证了无数场婚丧嫁娶。它已不再是山间那个懵懂躁动的少年,它变得深沉,懂得了滋养与背负的责任。

它流过广袤的原野,河岸被砌以石堤,身上跨起宏大的桥梁。船只开始航行,汽笛声声,穿越往昔只有猿啼与风声的峡谷。它被测量、被疏浚、被利用来驱动巨大的涡轮,将光明送往遥远的城镇。它成了航道,成了动力,成了文明脉搏中一道活跃的血脉。它惊叹于自身所蕴含的力量,竟能点亮黑夜,推动钢铁的巨兽。它也不再仅仅属于自然,它被纳入宏大的图景,与人类的史诗紧密交织。

它途经一座大城。城市贪婪地吮吸它,又傲慢地将污秽归还。它被巨

大的管道约束、分割、引导,时而在暗无天日的涵管中默然穿行,时而又重见天日,成为景观的一部分,供人观赏品评。它学会了在钢铁森林的夹缝中生存,变得隐忍而世故。它沉默着,将一切记录在水纹的最深处。

它终于临近入海口。河面浩荡,烟波无际。回首望去,来路已湮没在群山云雾之中。它历经了冰寒的源起,穿越了生命的聚落,参与了文明的跃进,也目睹了自身的异化。它不再是那道清澈躁动的小溪,但它依然是水,是流动本身。

在咸淡水交锋之处,巨大的轮船鸣着汽笛进出港口。更远处,海平线如一道永恒的谜题。溪流——或许此刻应称之为河流——感到自身正在消散,融

入一个无比广阔、充满未知的整体。它一生的奔流,仿佛都是为了奔赴这场伟大的消融与重组。它带来的泥沙将沉积为新的陆地,它蒸腾的水汽将化作降雨,再度光临高山之巅,开启又一循环。

它最后回望了一眼来处的群山,然后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万顷碧波。它不是消失了,而是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与完整。它的奋斗,始于一滴水的单纯渴望,终成就了一片海的浩瀚无限。

每一道溪流,都是一部微缩的史诗,自高山至大海,便是自懵懂至澄明,自囿限至无垠的征途。其声淙淙,诉说的绝非柔媚闲情,乃是穿越亘古光阴、劈开巉岩、荡涤污浊、载舟亦覆舟的磅礴之力。人立于水畔,若只见其清浅怡人,便未尝听懂了水之真言。